

情到深处

不如见一面

□蔡永清

春晚歌手海来阿木的一首“不如见一面”，表达了恋人分开后难舍的情牵，我想这种爱如潮水的感怀，不管亲情、友情，都是希望、渴望与朝思暮想的人见上一面，哪怕只是一眼。

十八岁参军入伍，来到千里之外的辽宁。一开始投入紧张的训练，格式化的“模棱”从早到晚没有喘息之机，一切是新鲜的也是严肃的，无暇顾及其他。两个月之后，临近春节，对亲人的思念慢慢爬上心头。脑海中父亲不苟言笑的威严已然觉得亲切，母亲的日日叮咛也成了温暖动听的和弦；姥姥，从小将我带大，且一直陪在我身边。想起儿时，盛夏之夜，坐在床边为我摇扇驱蚊，寒冬之日，守在炉火旁为我烤红薯，放学回家，还会把我冰凉的双脚裹进她的怀里。初中三年，几乎每天早起为我做最爱吃的“蛋炒饭”，这“另一种母爱”，令我思念“成灾”。年三十晚上，部队集体联欢之后，我没有去操场上看烟花，一个人回到营房，拿出家人寄来的合影，轻轻抚摸着每一张脸庞，泪水不禁悄然滑落。

半年之后，被派往石家庄某部学习培训3个月。出了关，千里之遥又近一步，思念仍在蔓延，学习结束，作为新兵的我斗胆写信向领导请假回乡一趟，获批后兴奋不已，即刻买了当晚的火车票，无座，站了一夜。早晨7时，走进家门，在亲人们一脸惊愕、惊喜中道明原委，绝不是“逃兵”。母亲拍打着我的身上的军装，眼中充满了自豪，姥姥还要起身去做“蛋炒饭”，我紧紧搂着她坐下，深切亲吻着那布满皱纹的脸颊。离家9个月，终于见了面，好似婴儿吮吮到甘甜的乳汁，孩童得到了心爱的玩具。第二天一早，父亲说不要影响部队的纪律，已为我买好了卧铺车票，并在当晚亲自送我登上北去的列车。

高中三年，阿飞是我的同桌。我们住在前后楼，上学放学都在一起的。每个休息日也是一起骑车、打球，相处很是融洽，由于天资低或是努力不够，阿飞顺利考上大学，我却名落孙山。服役期间一直有书信往来，未能见面，待回到地方，他也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我们“故人”重逢，一往而“情深”，每日一起晨练，周

末空闲逛书店或是几个好友喝茶聊天。不久，阿飞辞职前往省城工作，心中甚感失落。一年后，去省城出差之际找到他，很开心，当晚小酌之后，在他的单身宿舍，促膝长谈，抵足而眠，那一夜、那一夜，难忘至深，是知己、是兄弟，相交如水。后来，阿飞又去了南方更大的城市发展，虽无机会再见一面，我们始终保持着信息沟通和交流，工作上相互勉励，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

父母之恩如高山大海，好友之谊需肝胆相照。不论身在何方，真情像草原广阔、风雨不能阻隔；像梅花绽放、冰雪无法淹没。恋人之间亦是如此，彼此付出真心真意，也会是身心合一，情长绵绵，希望每一天、每一眼都是你。

工作以后，一次朋友聚会初识小云，齐刘海、短发，肤色红润，犹如故人，倍感亲切。相交之后兴趣相投，更是愈发喜欢，每隔一天便会相约公园散步、湖边赏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文学、诗词、历史、地理，共同话题与日俱增。有一次三天没联系，心急如焚，多方联系，得知因胃病住进医院，匆忙赶至，之

后的每天下班都去陪伴，直至康复出院。相处四个月，一天在龙子湖岸边的桥下，小云流着泪告诉我，父母工作调动，举家南迁广州，只盼“有缘”再见吧。那一刻，心情瞬间“崩溃”，沉入谷底，每晚躺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情难舍、意难平，相恋数月，不啻亏欠，她已成为我“穿过思念的箭”。

小云走后，满眼都是她的身影，再无心情接触其他女孩子。一年之后，一个暖阳的春日，一个陌生电话令我激动，小云随父亲临时回来处理工作事务，很快就会回去，而且已经订了婚。我执意地约见一面，虽无可能相守，缘定“三生三世”，我还是渴望再看一眼，那一眼让我释怀过去、放下贪恋，世间之事不都是圆满，从此人海茫茫、道路迢迢，祝愿各自安好。

人生数十载，转瞬即逝，与浩瀚历史相比，就如一粒尘埃。但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不提过往，不负经年，感恩父母、感恩遇见，在陪伴相处的日子里，心怀善念，情如月光，哪怕不能再见一面，我们都要微笑着，深情留下回眸一眼。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随感笔记（组诗）

□何吉发

执 念

这辈子，我只做了四件事：
把老人赡养好
让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
把孩子培养好
让他有个美好的未来
把工作做好
让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
把兴趣爱好打造好
让自己的业余生活多姿多彩

故 乡

老屋还在，回来时
再也没人升起温暖的炊烟
给我提供吃喝了
快快返城时，只有风陪着我

再也没人送我到村口
手搭凉棚，直到我的身影消失了
才转过目光，往回走

回乡偶书

熟悉的人，渐渐少了
熟悉的地方
渐渐改变了模样
迎面走来的青年儿童，形同路人
天空依旧蓝，大地依旧黄
亲昵耳语的，还是麻雀的啼鸣
和亘古不变的乡音
故乡，只留下
曾经出生、生活的记忆
走走看看，仿佛到了陌生的世界
找不到丝毫慰藉。紧跟时代吧
给自己提供衣食住行的地方
才是最好的栖息地

万物在春风里打开

□沈晓燕

“春天到了
我们都有草木的属性”
在黑与白的世界里
万物在春风里打开
隐隐的绿，渐浓
自由的风，自由的鸟鸣

春天
在时光的悬崖边

羽化成蝶
飞过，归来
像我们体内的细胞
重复着死亡与复活
而这个世界与我
草木为证
像藤与树的缠绕
更像昨夜的小雨
被大地紧紧拥抱

写给青春

□任禹阳

青春是一片桂花香
酒一般的桂花香
梦醉的丰稔
是青春的积淀
积淀在四溢的花塘
青春是一股潮流涌
鼓一般的潮流涌
奋斗的铿锵
是青春的坚强
坚强在拼搏的路上

青春是一滴湖水蓝
夜一般的湖水蓝
温良的星光
是青春的灿烂
灿烂在仰望的银河
青春是一抹清晨光
丝一般的清晨光
缥缈的月亮
是青春的激荡
激荡在号角的声中

打开暮色中的门

□王学军

每一次打开暮色中的门
我总想象
那个熟悉的身影
还坐在沙发的一头
与黑暗
融为一体

一个人的时候
母亲从不开灯
只静静地坐着

等待我们归来
她习惯于节俭
习惯于安静
就像我习惯于她的存在
而我需要光明
就像此刻。因为黑暗
会撕咬
我的灵魂
让骨髓也颤栗

百姓记事

窗台上的来客

□吴 义

“咕咕-咕，咕咕-咕”。天刚蒙蒙亮。窗台上就传来斑鸠的叫声，清脆悦耳，这个月来，我常常被这叫声从睡梦中唤醒。我起床伸了个懒腰，新的一天，在斑鸠“咕咕”的叫声中开始了。

我家住在九楼，窗户外面安装了一个不锈钢的阳台，上面摆放了几盆花草。3月上旬的一天，窗台上多出了几根零散的树枝，起初，我和妻子并未在意，直到有一天，发现树枝间站着一只类似鸽子的鸟儿，我们才意识到，这些树枝是这个“小客人”搬来的。

为了弄清“小客人”的身份，我把它拍了照发到朋友圈，有同事对我说，这是斑鸠啊，我上网一查，果不其然，也知道它的学名叫“珠颈斑鸠”，是鸽形目鸠科珠颈斑鸠属的鸟类。又名鸠雕、鸠鸟、花斑鸠、珍珠鸠、斑颈鸠、斑颈鸽等，在我国南方地区常见。

斑鸠的出现，令我感到意外。又过了一天，又有一只斑鸠飞来，它们俨然是一对夫妻，此后几天，斑鸠夫妇飞进

飞出，衔来树枝搭窝筑巢，其巢筑建得非常简朴，几根横七竖八的树枝，圈定了巢的四周边界，中间只铺了薄薄的一层枯草，“小居室”只有一个巴掌大小，简简单单，主打一个简约风格，这是斑鸠在我家窗台安居的新家。

以后几天，我几乎每天都会上下班去看看这对斑鸠夫妇，常常看到它们在窗台上对站着“咕咕-咕-”，“咕咕-咕-”，你呼我唤，样子非常亲密，有时一只飞走了，另一只留在窗台上，眺望着天空，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伴侣平安归来。3月20日，我下班刚进家门，妻子就兴奋地告诉我，她在巢里发现了一枚鸟蛋，过了两天，斑鸠又下了一个蛋，两枚雪白的鸟蛋，个头和鹌鹑蛋差不多大小。我把鸟蛋拍照发了朋友圈，许多同事羡慕我说，我家又添了一位新邻居。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妻子的生活多了一份乐趣，也多了一份挂念。为了不打扰斑鸠夫妇孵蛋，我们经常隔窗观望它们，发现它们夫妇分工明确，公斑鸠

主要负责外出觅食，母斑鸠负责在家保护它们的宝宝，有时公斑鸠也会代劳。这种默契，体现了公斑鸠对母斑鸠的呵护。

我和妻子很喜欢它们，也用心爱护它们。妻子怕它们孵蛋辛苦，每天都会阳台上撒上小米，还用碗盛上水放在它们身边，供它们食用。起初，它们并不领情，看到我和妻子靠近，总是昂着头投来警惕的眼神，还急促地拍打着翅膀以示警告，不过过了几天，可能是斑鸠夫妇觉察到我们并不会伤害它们，就不怕怕我们了，它们会目不转睛地与我们对望，还会很坦然地吃着窗台上的小米，前几日，夜里下起了小雨，我和妻子怕它们被雨淋着，特意在巢的周围围上一圈塑料布，为它们遮风挡雨。

两只斑鸠轮流孵蛋。4月5日，清明假期我正在午睡，放假在家的女儿推醒我，高兴地对我说，斑鸠孵出了一只小斑鸠，我听后急忙起来，小家伙正躲在妈妈的翅膀下，睁着一双黑黑的眼

睛，缩着头怯生生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次日，另一只小斑鸠也破壳而出，刚出生的小家伙黑不溜秋的，湿漉漉的，两只小斑鸠相互依偎着，静静地趴在窝里一动也不动。

这两天，斑鸠夫妇轮流外出觅食，小斑鸠在窝里时不时地扇动着稚嫩的翅膀。有时，也会见到小家伙支撑着小腿，歪歪斜斜地欲站立或挪步，那个样子，像极了醉酒的人走路时的摇摇晃晃。

亲眼见证斑鸠抱窝到新生命的诞生过程，这是一份难得的生命体验，每当看到斑鸠夫妇怜爱地将小斑鸠搂在怀里，深情地为它们梳理着羽毛，那份安详、温馨、幸福的画面，总会让我的心里有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唯愿在你的周围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存在。

如今斑鸠一家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已经成了我家一道美丽的风景。



春色满园 李玉芝 摄

生活小景

槐花飘香

□陈 冉

“槐林五月漾凉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

读着苏轼的《槐花》诗，想起此时已是阳春四月，正是槐花初开的时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缺吃少喝的我，用槐花做成的食品，用天堂美食来形容，毫不为过。我的家乡地处江淮丘陵地区，地势高低起伏，雨水偏多，四季分明，土壤肥沃，适宜槐树生长。槐树材质硬重，抗腐耐磨，适合做很多家具的主料。而槐花洁白无瑕，香甜可口，可观赏可食用。小时候村子里每家每户前屋后种植了很多槐树。每年阳春四月，一串串槐花挂满了枝头，绿叶簇拥下雪白的槐花装扮了整个村庄，很是好看。阵阵槐花香味随风飘荡，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这个季节是我童年最开心的时候。采摘槐花的时候，低矮的槐花我们用手可以直接采摘，高处的我们只能攀爬上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长长的竹竿绑上一把锋利的镰刀。槐枝上有许多小刺，不小心就会扎破手指。串串槐花丛中少不了蜜蜂飞舞，有时候不小心惹恼了它们，也

会被它们叮咬。所以采摘槐花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幼小的我们在现实中体验了生活的不易。

每年我都会带妹妹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采摘槐花，帮助大人们补充食物。母亲把我们采摘的槐花挑拣洗净，然后用水焯一下，快速地捞出沥净，用面粉食盐油搅拌，奢侈的时候会放上一两个鸡蛋，做槐花饼给我们吃。最让我们期待的时刻就是母亲掀开锅盖的瞬间，香喷喷的槐花饼香味与热气混杂，扑鼻的香味让我们馋得直咽口水。勤劳的母亲总会想尽办法把小小槐花做成不同的美食。焯水沥干的槐花掺入面粉用蒸笼蒸熟，然后用辣椒蒜泥香油调制一碗料碗，吃着蘸着有滋有味。实在吃不完的晒干保藏好，临过年的时候，拿出来跟腊肉炒着吃。

前几天，在街上买菜，老远一股熟悉的香味吸引了我。我停下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气，“哇，槐花！”在街角我看到一位乡下赶来的中年妇女，面前堆着一小堆槐花在售卖。我闭上了眼睛，闻着槐花的香味，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的故乡。

触景生情

樱花宴

□顾 丽

四月，樱花季。

无论是故乡的，还是异乡的；无论是玫瑰的，还是粉白的，樱花都开得叱咤娇艳，别具风味儿。

与春日里万千春花相比，樱花是一种很纯粹的花。它粉嫩、馨香、唯美、浪漫，让每个热爱它的女子，都把她摘了来，插于秀发上，放在枕头边。

小区花园里有几棵樱花树开得正艳。樱花的香，丝丝缕缕，随风入窗。这惊艳到骨子里的樱花，我是不会错过与它相逢的。我心念念，朝朝暮暮地从这朵绕到那朵，如同一只快伶俐的鸟儿。于是，我仿佛听见那轻轻地素语：美花配美人，清香绕清纯。

万绿丛中，百花妖娆，最爱樱花那一树花开。像我这样朴素清雅的女子，也有樱花那种轻飘的怜爱。我喜欢有生命的花儿，喜欢在那芬芳的爱意中观望幸福的涟漪。樱花，那种安静的静然与妥帖，那种清幽与怒艳，令人终生难忘。它独自芬芳，是那美在迟暮里不能再美的东西，美到让我偷偷欢喜，美到脱俗，美到让我回想这世间的一切美好。

樱花花开，我守候身旁，只许自己闻到就够了。它这样年复一年，让我把它归来的前奏含在千言万语，写在纸上，插于发间。风儿吹来，枝叶摇晃，樱花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喜欢它妖娆的粉白盛宴；喜欢它与自然亲近的幽静与和谐；喜欢它的冰清玉洁；喜欢它在春天绽放的华章；喜欢它在我的笔端，固执地保持清香妖娆到永久，不留一丝遗憾于人间！

樱花的花语是幸福与希望，所以樱花非常适合送给喜爱的人，用来表达对彼此的爱意和倾慕。樱花亦是爱情之花，它绽放在爱情的圣坛上，飘逸在纯洁的永恒里。那美丽的音符，等待有情之人前来拨动，它的花瓣便有了温情的气息。于寂静的月夜，与它倾诉一番，魅力四射的樱花，守候了一辈子，只为山盟海誓的炽热排山倒海地铺开。

樱花，美到芳香馥郁，美到纯洁无瑕，美到那种永恒的千年万载，美到我的文字中风华绝代。

万紫千红的春日，因为有了樱花的芬芳，而让这个大自然变得更加宁静和清雅。